

自由的哲学

柳田 謙十郎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書店

自由的哲学

柳田謙十郎著

李丙盛 肖良譯

刘及辰校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六一年（北京）

自由の哲学

根据日本青木书店 1957 年版译出

自由的哲学

〔日〕柳田謙十郎著

李丙盛 肖良译 刘及辰校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56 号

北京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张 5 $\frac{3}{4}$ · 字数 121,000

1961 年 2 月第 1 版

1961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书号 2002·139 定价 (大) 0.51 元

前 言

自由問題是和人类的出現同时产生的一个久远的問題，同时也是我們现实生活所时刻面临的一个迫切問題。人們有了自由才会感到人生的快乐；丧失了自由，就会感到人生本身像被关在沒有鉄窗的監獄中一样。

于是，“真正的自由是什么”這個問題，就常在知識分子中間引起激烈的爭論；但这些爭論往往只是开了花沒有結果，常像烟雾一般地消失了。这大概是因为他們都固执自己对自由所采取的立場，而不願意容納別人的意見的原故。有些人把现实社会里所存在的自由看成是近代人类的寶貴的遺產，认为保卫这种自由是他們的使命；相反的，又有另外一些人却感到在现实生活里人类自由受到了压抑，是沒有自由的。他們认为否定现实，开辟自由的新世界，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这种对立，在理論背后，在人們生活的不同的社会地位上有其看不見的根源。可以說，理論上和實踐上爭取自由的斗争，也在“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斗争中有它最深的根据。关于自由的爭論所以总是无結果而終，它的真正原因实际上就在这里。

我在这本书里，首先从分析我国的自由的客觀现实、考察今天我国人民的不幸和不安以及因此而丧失自由的原因开始；然后，探討自由的相互关系的本质，闡明自由的最基本的

东西是什么，并且談一談我們为了获得自由应该付出什么代价，应该作些什么。我想，本书論述不够的地方可能很多，不同的意見也将会不少；但是，在这个迫切而重要的历史課題前面，我这本书如能成为解决这个問題的一小块基石，那也就是一件幸事了。

著 者

一九五七年八月

目 次

前 言

第一章 自由的现实——我們是否自由	1
一 “自由社会”的自由	1
二 沒有自由的人們(1)	7
三 沒有自由的人們(2)	20
四 自由否定自由	30
第二章 自由的思想及其发展	39
一 自由的发展史	39
二 从对自然界的斗争到社会斗争	42
三 古代哲学和自由問題	49
四 基督教思想和自由問題	56
五 近代唯物主义和自由問題	61
六 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	66
七 康德的先驗自由的概念	70
八 黑格尔的历史的自由	75
九 生存主义和馬克思主义	82
十 馬克思主义自由論的特点	86
第三章 自由的理論——什么是自由	91
一 自由是怎样产生的	91
二 自由的否定是怎样发生的	97
三 內在的自由	104
四 自由的社会性	116

五	自由和必然(1)	123
	——自由是在必然的世界中——	
六	自由和必然(2)	131
	——什么是必然世界中的自由——	
七	什么是自由	139
第四章	自由的实践——怎样才能获得自由.....	151
一	自由实践的社会性质	151
二	争取基本自由的斗争——阶级实践	155
三	对社会的科学认识	157
四	实践及其道德	163
五	否定的媒介	169
译后记		177

第一章

自由的现实——我們是否自由

一 “自由社会”的自由

所謂“自由社会” 每天讀報，我們总是看到什么我們生活在“自由世界”、我們屬於“自由国家”这样一类的字眼。讀報的人誰也不特別感覺奇怪，誰也不提出抗議。看到这种情况，也許大部分的人会认为真的是那样。的确，我們有選擇職業的自由，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權利；要去旅行也可以想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去。可以選擇自己所喜歡的政黨固不必說，有时甚至还可以批評批評內閣總理大臣。至于言論、思想、出版、集会、結社以及信仰的自由，也大都有宪法作保證；既可以組織工会和农会来进行集体談判，有时甚至可以举行罢工而使工厂或公司不得不一时停止營業。一想到这些事情，我們也就会认为，好像我們比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享有更广泛的自由。

因此，也就有人为了使我們所拥有的这些自由不至于丧失，而出来叫喊什么“自由国家集团”必須團結一致，保卫国家免遭“共产主义侵略”；在国际上甚至为此而結成所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东南亚条約組織等軍事集团。而且，甚至有人主張必要时不惜使用原子彈和氫彈，进行毁灭人类的战争。

以石川达三先生为中心的关于自由的爭論 事情真的是这样嗎？我們真的有那种值得不惜进行可怕的战争来加以保卫的自由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真的是那样毫无自由的奴隶嗎？訪問苏联和中国回来的石川达三先生，虽然过去是一个反共的人物，但现在似乎已經改变了他的大部分的想法。（不仅这位作家如此，包括我在內，凡是到过这些国家的人，在这方面大都得到了同样的印象回来。參閱拙著“我寻找真理的旅行”，青木书店版。）想到这些，誰还能够說，我們现在的社会制度是值得进行世界大战来万众一心加以保卫的自由的、完美的制度呢？

有不少的人激烈地反对石川先生的“自由論”。很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还是我們現在享有的自由好。特别是在自由主义的文人和評論家中間，这样的論調是很有势力的。我現在不想再来同他們爭論这些問題，但是反对論者的主張也并非沒有一定的理由。他們对于战争中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已經恨之入骨。为社会主义也罢，为共产主义也罢，反正再受那样的束縛是真的吃不消啦。这种情緒在今天的文化人和知識分子中間已經相当普遍，并正在强烈地支配着他們。他們說，即便是“酒后牢騷”这样的自由，不也是有比沒有好些嗎？像那种私生活也受到干涉，連在酒館里也不能发牢騷的情况，那真是不能忍受的。他們认为，我們今天的社会并不是那样糟糕得必須加以摒棄的^①。

战争中丧失自由的經驗 的确，一想起战争中的事情，就令人不寒而栗。請注意看一看永井荷風先生当时所写的日記

① 但是，这个爭論也同以往一样，沒有得到任何結果就烟消火灭了。日本人民似乎沒有把一个问题追究到底的能力。

吧。他在日記里所写的情况，应当說不仅是永井荷風先生一个人，而是所有的人都吃过的苦头。荷風先生的日記这样写着：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一日，晴。邻組^①的人拿来果点券，每人二角。衣类的限制，每人若干快要决定。据說，至下月一日止，鞋子、布袜子、衬衣、兜襠布等不准再买。

一月二十二日，晴。为取得食料品，下午到日本桥大街。白木屋（商店名——譯者）前的摊販，許多人在排队，一看，是在等着买輕燒煎餅。市内服装店、杂货店都关了門。

二月二十一日，昨夜以来，寒气很厉害，我走进庄司理发店，据說香皂从一月份起缺货。

四月七日，晴。魚类缺货。日本菜館貼出休业布告。

六月二十日，晴。下午街道政府官員来訪，說我家无防火設備，两三天內将偕警察同来，届时如还无防火設備，将受处罚。

七月十五日，半晴。街道政府官員来取防空用旧木桶（七元）席子一張（四元）的款項，价格高得惊人。

七月二十九日，米缺货，城市人的苦痛可想而知。

八月十日，从上月起，手紙缺货；此次虽有配給，但每人只有三張。

九月八日，晚上在菜館吃飯时听人說：仙台地方，有人在星期日手拿着釣魚竿在路上走，被便衣宪兵逮捕，带到工厂及其他机关去鋤草、运土，一天給工資八角，然后

① 战时日本的邻里組織，一般十戶为一組，叫作邻組。——譯者

釋放。

九月三十日，晴。悶熱。據在門外玩耍的小孩說，文具店墨缺貨。^①

这种自由的喪失是怎样发生的呢？如果有变成这种情况的危險，縱使不大，我們当然也必要立即同一切困难作斗争，来加以防止。但是这个痛苦的經驗，实际上是不是由于我們国家变成了共产主义社会而产生的呢？不是的，而且恰恰相反，首先是由于共产主义者以“赤色分子”的罪名而被流放、被处刑和整个国家被引导到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体系、全体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体系而产生的。因此，如果是为了保护自由而反对战争，反对准备战争的体系，那还可以理解；但不是这样，而是为了“封鎖”共产主义国家，“对抗”共产主义国家，来准备战争，或者被卷入战争体系中去。这样，人們就不得不表示怀疑了。不管說了多少“为了保卫自由”、“为了自由国家集团的自由”等等漂亮的詞句，那也很难令人照原話接受。

文化人的自由是墮落者的自由 不过，反对石川先生的自由主义文人和評論家們，並沒有說为了反对“共产主义的侵略”、保卫我們的自由，也可以发动战争。但是，我們應該知道，参加爭論的这些記者和評論家們，并不是屬於亲身处在資本主义的重重压迫下过着痛苦生活的工人階級。对于在新聞界占有一定地位、写滿四百字一頁的原稿紙就可以拿到几千元（或者几万元）的人們來說，也許現在的社会并不是那样日子不好过的、不自由的社会。如果变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而紙張、印刷机及其他的生产資料都变成了人民的公有财产，受到

^① “人生手冊”，1956年11月号，第14頁。

了公家的控制；那末，再写一些不三不四的描写生活瑣事的小說，坐坐自用汽車，玩玩高尔夫球等等，也許就会不可能了。只是为了欺騙讀者而拿来“卖錢”的那种新聞小說，也許就沒有了；何况写一些反苏、反共的評論就被报館和杂志社称为“先生、先生”这种事情，那就更不可能了。“循循善誘”的学者先生們由于他們的功劳而得到文化勛章这样的事情，恐怕也不会再有了。

因此，这些人感到，現在的社会是“自由社会”，他們不喜欢比較有拘束的社会主义社会。从某种意义上來說，这是很自然的。他們的那种意見所以能在报纸、杂志上泛濫，也許不是沒有理由的。尽管他們这些意見在报刊方面占着压倒优势，但那是以能够用鉛字发表自己思想的一部分比較幸运的人們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的理論，决不能表現出除了一輩子被埋沒在社会底层、一声不哼地劳动以外別无办法的下层劳动階級的現实生活和願望。假使工人、农村青年及學生們毫无批判地接受这种出現在报纸上的思想，只从字面上来了解自由問題，甚至认为这些問題就是自己的問題，那就可以說，再也沒有比这种想法更加缺乏独立思考和錯誤的了。因为他們并不是从自己的生活提出問題，并不是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問題。

文化人和知識分子都是适应着他們既有的境遇、站在他們生活的环境中制造和发表自己思想的。虽然他們不是屬於統治階級，但从全体人民的水平来看，他們还是屬於比較少数、比較幸运的社会阶层。他們并不是在日常生活中受到职业上的压迫，也不是走投无路，以致非手携手地站起来和資本家斗争不可。让現在的社会繼續存在下去，他們也是可以嗜

到自由和幸福味道的小資產階級的一員。在他們看來，爲了一個 month 增加一千元左右的工資，緊張地進行糾察，冒着被開除的危險，整天整夜地進行鬥爭，這似乎是一種可憐的事情。處在這種境遇里的人們的自由論，假使工人和農村青年把它當作自己的問題來加以考慮，恐怕對於自己所身受的現實生活問題的解決是毫無用處的。

站在自己的現實生活上來考慮問題 我們不應該把思想看作是脫離自己的現實生活的一種單純概念的邏輯。當然，它也关系到真理的客觀性問題，應該有超越特殊現實的一般性；可是，無論如何，它的起點和終點都應該以我們的現實生活爲基礎。那些不從現實生活出發和不以現實生活爲根據的觀念和概念，儘管它們的理論構成在表面上看來是如何嚴密、如何首尾一貫，但實際上不過是像沒有生根的花朵一樣。勞動人民的思想，總應該是在勞動人民的生活經驗中扎根生長。不管文化人的思想和他們的問題，對於文化人的生活有多少切實的价值，也不能直接拿它來解決工人和農民的生活問題。

不管在報紙和雜誌上寫了多少關於自由的文章，也不管人們怎樣天天反復宣傳我們的社會是“自由社會”這件事是一個自明的真理，如果勞動人民不正視自己的現實生活，而只從字面上學點知識，不從自己的生活上提出自己的問題，那就恐怕永遠不能真正爲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因此，現代的青年們已經不是那麼機械地接受所謂名人的理論見解了。他們已經開始自覺地用自己的眼睛來觀察自己的生活環境；並由此出發，用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如何走向自由和幸福的道路的問題。

那末，對於今天的人民大眾來說，現實究竟是怎樣的一種

现实呢？他们作为“自由社会”的一个成员，是不是真的享有自由呢？这既不是什么理论问题，也不是由报纸和广播的宣传所能决定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有根据确定不易的现实的事实，来实证地加以考察。

二 没有自由的人们(1)

让我们首先通过几个实例来看一看，在这个“自由社会”的现实里，一方面有享有自由的一部分人；另一方面还有失去自由的极其广大的阶层，他们这些人过着痛苦、烦恼、悲惨的生活。像这样个别的事例，虽然不能在统计表上用数字来说明，但至少可以表明：所谓“自由国家”决不是仅由享有自由的人们来组成的。

一个女工的信 资料有点旧。先让我们从发表在1929年5月的“战旗”杂志上的一个女工的信开始吧。信是这样写的：

“我是在××纺织厂做工的一个女工。我要用一支拙笨的笔把我们现在所处的悲惨境遇写出来，向同我一样过着痛苦生活的人们控诉。

早晨四点钟起床，做些准备，四点半钟到工厂去。规定的上班时间，自从废止‘夜班’以后是五点，但在十五分前的四十四十五分就要开始工作。七点半到八点的三十分是吃早点的时间，但到食堂来回还需要一些时间，并且规定在七点四十五分就要开始工作；因此，吃饭的时间实际上只有十分钟，稍微拖拉一点，就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了。这是常有的事情。从七点四十五分到下午两点的换班时为止，一直站着工作，连去

廁所的時間都沒有。男工如果在工作中吸一口紙烟，就立刻被开除。下午两点换班后，餓着肚子，拖着沉重的两条腿走出工厂，还要做十五分钟的国民体操。精疲力竭地吃了有名无实的所謂中飯，回到宿舍已經是两点半了；这时还被叫去打扫走廊。不得已哼哼几句歌子来消消苦悶，宿舍管理員就要罵你不認真。

不久以前，清子因为在打扫走廊时唱了歌，被管理員罵了一声不認真，并且挨了打。她是一个好姑娘，真可怜。从两点半到三点半，按規定本是看病的时间；但是，因为要打扫走廊，洗洗衣服，虽然病了，也沒有看病的时间。病得很难受的时候，就赶快跑去看；可是即使比規定时间迟到一分钟，医生也要說：时间已过，不給你看啦。如果病得太重了，請一天病假，这一周的輪休日就被禁止外出。如果只是自己一个人被禁止外出，那还可以忍耐；可是有时請假的人多了，就說什么那个房間的人成績不好，于是那个房間的人就全部被禁止外出。因此請假的人就要受沒有請假的人欺負。如果被欺負的人因不能忍受而逃走了，那末，全房間的人在三个星期就都要被禁止外出。因此，不管身体怎么坏，都不能請假，只有忍耐工作。

三点半到五点是洗澡时间，七点到七点半是晚飯时间，八点就寝。从此时起，大家都聊起当天所发生的事情和故乡的事情，来互相安慰，一直到十点钟左右。只有这个时间才真正感觉有点自由。”^①

因为这个資料稍微旧了一些，也許会有人說：那已經是过去的旧話了。真的是那样么？如果是真的話，那就好极啦。現

① 引自島津千利世：“妇女劳动者”。

在就讓我們再來看一看比較新的資料吧。

又一个女工哀史 今年五月二十日的“朝日新聞”(埼玉版),以“又一个女工哀史”為題登載了深谷町橘館紡紗工厂一个女工的控訴。据該女工控訴說,这个公司从来不把工資直接發給女工。她們只是在每个月中旬从主任(工会干部)手里拿到一点点零用錢,其余部分都被指定作为“自动”儲蓄。据說,儲蓄越多就越“有信用”;因此,甚至有些人就連衣服、零用錢都向家里要,而把工資全部都儲蓄起来。这些儲蓄不能自由領取。据說,甚至还有人被罵:“如果不願意儲蓄,回家好啦。”

此外,兼任食堂主任的董事甚至从头发的样式到毛絨衣的顏色都要干涉干涉,对于筷子的拿法也要說长道短。吃飯的时间只給二十分钟,而且飯剛吃到中途,还没有吃完,炊事員就开始收拾飯桶、飯碗;因此实际上就必须急急忙忙地在五、六分钟内吃完。如果想好好地嚼一嚼,那就只能吃一碗飯。甚至有时把一个人一份的干枯的菠菜分給七个人吃。这样,吃完了飯馬上就到車間去准备工作,但这些都不計算在工作時間內。

工人大部分是女工,但是工会的干部却專門选举男工。这些工会干部的男工,与其說是代表女工的願望,倒不如說是作为董事长的狗腿子来压迫女工。女工如果訴什么苦,或者提出什么希望和要求来,他們就說:“这怎么能办得到呢?”紧接着就給你一个耳光。强迫儲蓄的代行人也是工会干部。他們这也干涉,那也干涉。如果大家私下发发牢騷,吱吱咕咕讲些不平或不滿的話,那随时都会傳到工会干部那里,不久又会傳到董事长的耳朵里,最后被他叫去斥罵一頓;因而甚至在朋友之間,也不敢說出真心实話。董事长时常大喊大叫:“不听我

的話，就等于辞职”。因此，不管他們怎么不讲理，也只好听之，因为此外再沒有办法。董事长又不断地在工厂里踱来踱去，稍微有一点不如意的事，就咆哮起来。被罵的人不用說，就連站在旁边的女工也要吓得渾身发抖。像那繅絲工手指头稍微一顫动，就要降低产品质量、降低工作效率。

像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女工們忍无可忍，终于在十九日在食堂召开了职工大会，向公司提出了下面的要求：

- 一、改善伙食；
- 二、停止对于私生活的干涉；
- 三、公布工資、津貼的計算办法；
- 四、停止强迫儲蓄；
- 五、装設自来水和燒水設備；
- 六、董事长不得在厂內大喊大叫；
- 七、彻底解散“真心会”（宗教的修养团体）。

这件事对董事长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特别是当他感到这件事可能要登报，他才說了一些认錯的話。虽然如此，但是他还没有忘記为自己来巧辯，他說：“我是以家长式的經營为宗旨，我是出于父母之心的善意。”

此外，战后近江絹絲工厂是世界馳名的。但是說起該厂紡織女工的生活来，就同妓女一样，从来就被当作沒有自由的籠中鳥的典型例子。对于这些妇女來說，今天的社会，决不是非用原子武器来保卫不可的那样自由的社会。既然如此，那么是不是可以說今天感到不自由和不幸的只是这些女工，而其他的人就都是作为“自由社会”的一員，生活得很幸福呢？現在讓我們轉过眼来再看一看学生方面的情况吧。

东京一个定时制高等学校学生的控訴 从前大家都认为